

序

嘗觀《中庸》原天於性，孔子從慾於心，則似乎人身之喜、怒、哀、樂，一心一性盡之矣，何有於情。孰知宇宙中，在天有風有月，在地有山有水，在草木有花有柳，在鳥獸有禽有魚，在居室有玉堂有金屋，在飲食有醇酒有肥甘，在四時有春夏秋冬，何一不含香吐色，何一不逞態作姿，以為動情之物。情一動於物，則昏而慾迷，蕩而忘返，匪獨情自受虧，並心性亦未免不為其所牽累。故慾收心正性，又不得不先定其情。

雖然，情豈易定者耶？試思情之為情，雖非心而彷彿似心，近乎性而又流動非性。觸物而起，一往而深，繫之不住，推之不移。柔如水，癡如蠅，熱如火，冷如冰。當其有，不知何生；及其無，又不知何滅，夫豈易定者耶！矧撼其定者，又不獨風月，山水，花柳，禽魚，種種之物而已。更有若螓首蛾眉之人，花容月貌之人，粉白黛綠之人，則又情所最鍾而過於百物者也。

情既鍾於是人，則情應定於是人矣。不知其人之美不一，則情之定於其人其美者亦不一。文君眉畫遠山，相如之情宜乎定矣，奈何一瞬忽又移於茂陵之女子？飛燕嬌倚新妝，漢王之情宜乎定矣，奈何片晌而又移於偏宮之合德？此豈相如、漢王之情不定哉？亦文君、飛燕之人之美不足以定其情也。故班姬有紈扇之悲，唐詩有但保紅顏之句。噫！此甚言情之不定而感深矣。然則情終不可定耶？非然也。風不波則水定，雲不掩則月定。情有所馳者，情有所慕也。使其人之色香秀美，飽滿其所慕，則又何馳？情有所移者，情有所貪也。使其人之姿態風華，饜飶其所貪，則又何移？不移不馳，則情在一人，而死生無二定矣。情定則如磁之吸鐵，拆之不開；情定則如水之走下，阻之不隔。再慾其別生一念，另繫一思，何可得也？雖然，難言也。

眉不春山，則春山必饒黛色而銷人魂；目不秋水，則秋水必餘俏波而蕩人魄；體態不花研柳媚，則花柳必別弄芳菲而逗人心；言語不燕嬌鶯滑，則鶯燕必更出新聲而撩人意，將又使一片柔情，如落花飛絮，是誰之過歟？因知情不難於定，而難於得定情之人耳。此雙星、江蕊珠所以稱奇足貴也。惟其稱奇足貴，而情定則由此而收心正性，以合於聖賢之大道不難矣。此書立言雖淺，而寓意殊深，故代為敘出。

素政堂主人題於天花藏